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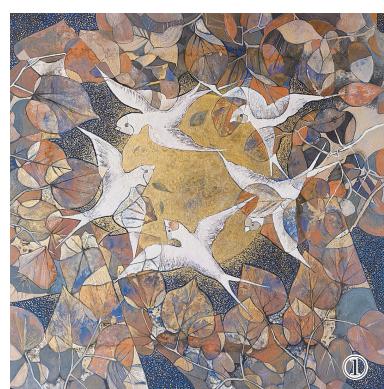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林春

书画艺坛

卢增贤

现任中国美协会员、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、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上海书画院签约画师、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。



① 现代岩彩画
《思念满溢》
② 工笔重彩
《江山如画》

那一天的冰球比赛，场地内的气氛十分紧张。比赛开始后，替补席队员和观众时而加油助威，时而鸦雀无声。此时，我为了取得领先，开始不断单打。我连续地带球拨球寻找节奏，试图朝防守的空隙加速，拉杆转身、急停、加速，一不小心，球就被断了。在我愣神的时候，对方带球进攻，一记抽射，球进了。领先的机会错失了，反而还丢了球，这样的滋味并不好受。

中场暂停，教练找到我，拿出手机，给我播放了韦恩·格雷茨基的比赛。我看到他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，仍然没有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进攻，而是将球分给队友进行

免了短促之感，起承转合，一气呵成，处处有章法，完整而严谨。

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梅葆玖很注意吸收西洋美声唱法的经验，改变传统的梅派发声术，使之更适应自己的嗓音。果然，他在将近80岁时表演《梨花颂》时依然珠圆玉润。

梅葆玖生前对于《大唐贵妃》有两个愿望，一是由它代表梅兰芳的艺术体系光鲜地走向世界舞台，二是能够让各地的梅派传人学演、普及。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举行海内外梅兰芳艺术会演，当时的市长汪道涵为之题字——“梅开世界”。梅葆玖把“梅开世界”寄希望于《大唐贵妃》。因为梅派艺术所呈现的那种中正平和、通达路的境界，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而梅派艺术发展到今天则以《大唐贵妃》里的《梨花颂》为代表。

随着《梨花颂》流传越来越广，梅葆玖先生对《大唐贵妃》的自信心也越来越足。他把这段唱

腔视为自己的代表作。他说，梅派有形式上的规定性，但这并不表明它凝固不变。其实梅派艺术本身一直在不断创新和完善。他告诉大家，比如《太真外传》“赐浴”一场戏里的“反四平”唱段，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出来时，就是新腔，是“移步”了，不也传唱到了今天。当年的“移步不换形”和今天的“旧中出新，新而有根”是一以贯之的原则，这反映了京剧艺术的发展规律。

全国政协开会时，梅葆玖曾多次提交关于重视京剧流派艺术传承保护工作的提案。梅葆玖还呼吁关注青少年传统文化素质培养，通过让孩子练毛笔字、学习繁体字、多听多唱京剧等方式，使优秀传统文化走进青少年心田。

梅葆玖戏称众多兄弟姐妹中只剩他一人“唱独角戏”了。不过能够在有生之年完成对父辈以及梅派的致敬与承袭，是他的欣慰。他对我说，“虽然如今我的

44个弟子中胡文阁是硕果仅存的男旦，但这是时代使然，我并不怨天尤人。我培养了40多个弟子，父亲的艺术没有断层，将来上天跟我们老头儿也好交代了，我敢说，对得起父亲。”

梅葆玖生命的最后几年频频南下，为《大唐贵妃》复演而奔走，经常利用出镜机会宣传《梨花颂》。2014年上半年，他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，带领众弟子唱响《梨花颂》。下半年到美国巡演《梅韵》。2015年先后去了俄罗斯和日本。在这些活动中都唱了《梨花颂》。2016年开完两会后，他立即着手北京京剧院的《大唐贵妃》立项工作，亲自申请资金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他突然倒下了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2016年4月25日，永远离开了观众。但是专家学者、新老演员们没有忘记这位为梅派艺术不停奔走的大师，以演好《大唐贵妃》，唱响《梨花颂》，来告慰梅葆玖先生的在天之灵。

(全文完)

打造《大唐贵妃》 唱响《梨花颂》(下)

——梅葆玖为实现父亲的梦想而奔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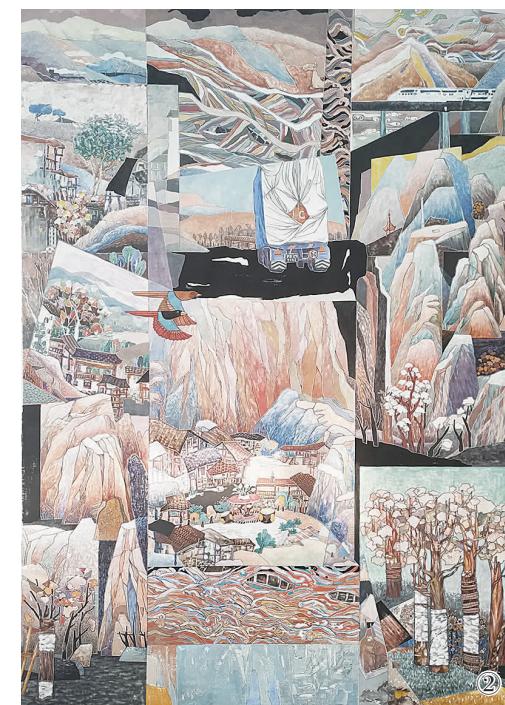
□ 马信芳

《大唐贵妃》首演时梅葆玖已经67岁，体能和嗓音虽在逐渐衰落过程中，却从来没有在舞台上露出任何破绽，声音显得不嘶不懈，圆润厚实，这是出于他的技术能力和艺术智慧。根据他的要求，在行腔过程中加了一些合唱作为复调，此类女声伴唱往往出现在高音区，有此音色上的补充之后，整体呈现出来的声音显得饱满而富有新意。

“梨花开，春带雨；梨花落，春入泥。此生只为一人去，道他君王情也痴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长恨一曲千古谜，长恨一曲千古思。”

这是《大唐贵妃》主题歌《梨花颂》的歌词。“长恨一曲千古思”，《梨花颂》引导观众反思历史教训。

《梨花颂》虽是歌曲，却句句是京剧，而且是梅派。全歌7句词，作曲家出于结构需要，在第六和第七两句之间，经过多次阻碍终止，使得乐句得以扩充，避



冰球的乐趣

□ 徐汇中学 胡曦然

配合。眼见他将球传给队友，然后抓住防守人两旁的空隙，加速、过人、接球，一记大力抽射，那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，“嗖”地划出一道射线，直挂球门死角，瞬间掌声响起。教练将视频跳到了结尾，比赛最后，虽然韦恩·格雷茨基的队伍还是输了，但在赛后的记者发布会上，他却指出他们的配合是完美的，并没有沮丧的神情。

而此时，我在脑中反复思考，我打球的乐趣是什么？那球场的灯光，照进了我的内心，驱散了心底的阴霾——享受过程，而不是

看重结果，这就是打冰球的乐趣。

下半场，我开始享受打冰球的过程。我开始不断地传球、跑动、接球之后再去射门。每次得到球后，我观察队友的跑位和对手的站位，然后再组织进攻，不是一再地突破，而是找准一瞬间的机会将球传向队友跑位方向。队友朝着防守人两旁的空隙加速，过人、接球、调整、一记大力抽射，球精准地从门将的空隙进入球门，在场的人都庆祝起来。在这样的配合下，我们反超了比分，赢得了比赛。

冰球，不是一个人的运动，而是一群人的运动，其乐趣也不是一下子就能体验到的，而是要不断探索。

清明雨上，艾草青青；冬至萧杀，落叶飘零。这两个节气是国人祭祀亡灵、寄托哀思的时间节点。曾几何时，农村祭扫，鞭炮声惊破墓园的宁静，纸钱灰烬在山林间飘散；城市祭扫，一些市民用粉笔在马路边、小区内公共道路上画地为圈，焚烧纸钱，埋下火灾隐患和损坏市容环境。当环保理念与古老习俗发生碰撞，文明祭扫，自然成了时代要求和对生死观念的深度重构。

如今，城市各大陵园墓区严禁烟火祭扫，一束鲜花、一封信笺、一顿亡灵生前爱吃的简餐，甚至一只生前酷爱的玩偶和一段音乐等，成了表达哀思的象征。有的在墓区APP上还开展了数字祭扫活动；一些AI爱好者，还将亡灵生前照做成立体图，让其复活得“永生”；一些庙宇也将纸钱焚烧炉作了环保改造，无烟、降噪、降尘、定人定时焚烧成了新的标配。

死亡从来不是讳莫如深的禁忌，而成为了生命教育的大课堂。

在这追忆亡灵、寄托哀思的时刻，我们应大力倡导文明祭扫，积极构建开放、包容的“哀悼共同体”，如企业可推行“缅怀假”，让员工静心追思；学校可开展“生命教育课”，让孩子理解人生的每个阶段的潮起潮落，积极面对人生；社区可设立“追思角”，鼓励居民分享逝者生前动人故事……

总之，“慎终追远”的古老命题在时代大潮冲刷下，我们必须重新诠释。让我们将手中的纸钱换成鲜花，将震耳鞭炮换成静默追思，让思念如涓涓细流，让生命的乐曲起伏跌宕，更具张力。



文明祭扫：在心而不在形

□ 殷志军